

大乘起信論講記序

敏智

仰觀宇宙，日月照焉，星辰繫焉，蒼蒼者天，廣大無邊，遠而無所至其極；俯察品類，飛潛動植，青黃赤白，大小異形，亦莫能窮其族，其始也簡，其畢也巨，以其能知，知其所知，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以有涯隨無涯，能不殆矣者，鮮也。

諸法因緣生，因緣生諸法；若離於因緣，終無一切法。緣生性空，本非實有，衆生不知，妄執爲實。喻如幻師，就四衢道，幻諸象馬，智者知其幻，愚者認爲實，同一知也，幻實各異，同一河水，人見爲水，天人見爲琉璃，餓鬼見爲膿血，魚蝦見爲宮殿，王嬙西施，世間美色也，鳥見而高飛，魚見而深入；若真實有，何以隨類而異？一切衆生，無始以來，無明所盲，顛倒黑白，認賊爲子；根本無明，亦名爲愚，愚有二種：曰真實義愚，曰異熟果愚；依異熟愚，異則見異，同則見同；是以吾人所見，我相人相，衆生相，壽者相，華嶽河海，大地萬物，形形色色，無一非不實有。若易菩薩，聖者所見，則離四相，絕百非，空無一物；所謂「夢內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」心經云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解深密經云：「善男子，此中無有少法，能見少法，然即此心，如是生時，還見如是，影像顯現。」古人云：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」金剛經云：「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滿天雲霧皆散淨，明月長空萬里懸，菩薩清涼月，常遊畢竟空，聖凡所見，差以毫厘，謬以千里者，豈非智愚之別乎？

我不度衆生，誰度衆生？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哉？乃宗百部大乘經而造論，破邪顯正，敷演大乘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，心外無物，物外無心，即心即物，即物即心，分一心爲二門，曰心眞如，曰心生滅，眞如門中不立一法，所謂非有相，非無相，非非有相，非非無相，非有無俱相，非一相，非異相，非非一相，非非異相，非一異俱相，有無一異既非，大小方圓何立？禪宗所謂開口卽錯。動念卽乖，豈非玄妙幽深，唯可智證，而不可言傳者耶？心眞如如此，心生滅則不然，以不了一法界相故，而心動，以心動故而生三幻：曰無明業相，曰能見相，曰境界相，復依境界，而生六粗：曰智相，曰相續相，曰執取相，曰計名字相，曰起業相，曰業繫苦相，所謂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爲緣長六粗。由斯輪轉三界，六道受生，頭出頭沒，永無了期，然心生滅，不離心眞如，所謂卽俗而眞，卽眞而俗，空不離有，有不離空；了卽依他而顯圓成，不了卽依他而生偏計，圓成淨法，依淨法而成諸佛，徧計染法，依染法則成衆生，悟則一莖草卽丈六金身，不悟則丈六金身亦一莖草耳。鬱鬱黃花，無非般若，青青翠竹，原是菩提，衆生愚癡，騎牛覓牛，能不大可悲也乎？

一九七二年，余講佛學於能仁書院，一日靈眞法師，介紹與羅永正居士，晤於光明講堂，羅居士母，佛教虔誠信徒也，羅居士侍母孝，研究佛學有年，常以科學證佛學，佛學包科學，勸人學佛，著有佛教在原子時代，及八正道釋義，勸人學佛，知識界受其化導者，頗不乏人，組織中道學會，每星期講佛學一次，領導居士學佛，衆選爲會長，常領居士，至光明講堂學禪，學佛一事，解固不可少，行亦更爲重要，有解無行，說食數寶，畫餅充饑，毫無實效，有行無解，盲修瞎練，危險殊大，一盲引衆盲，相牽入火坑，有解有行，行解並進，足目雙資，腳踏實地，安步

上進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，佛道三阿僧祇雖遠，豈無到達之日乎？羅居士深體斯旨，故於學佛重解，亦重行也。晤談之下，頗能相契，亦因緣前定歟？遂請余講大乘起信論，於光明講堂，每星期一次，初未擬流通，隨緣講學，講了卽了，金剛經云：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余亦本斯意。也應如飛鴻，雖飛長空，不留指爪，何計東西？蔣元啓夫人，程懿德女士，文學頗有造就，聽余講而善之，以錄音機，錄余所講，介紹林大成居士；居士曾於抗戰前勝利後任天津大公報記者多年，國學基礎，水準甚高，聽余錄音，似乎不俗，深覺有一記之價值，乃寫成文，文筆流利，造句不凡。深入淺出，引人入勝，余閱其文，歡喜無量，受大激發，善根深厚，慧質天成，非於一佛二佛，三四五佛種種善根，乃於無量百千佛所，種大善根也，並笑謂云：有美玉於斯，韞匱而藏諸，求善價而沽諸，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價者也，其居士之謂乎？佛學雖深，切磋琢磨，一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用功日久，必能一旦豁然貫通。居士既能如斯發心，余亦不敢疏庸偷懶，爲於可爲時則從，爲於不可爲時則不從，今日乃爲其可爲，而非爲其不可爲，善始善終，大乘起信講記，卽在彼此，深具信心，一日不成，一日不容稍懈，互相鼓勵下而成也。

世界愈過愈亂，而人心則愈變愈壞，廿世紀科學時代，物質雖進步，而人心則大退步，曾憶抗戰前，人心雖不能比古，然假仁假義，尙能彼此，互相保持，不致過露真相。日寇侵華，八年抗戰，人心大變，人人均望抗戰勝利，已壞人心，或可好轉，孰知大謬不然！不唯不能改轉，反更轉壞，出人意料，又一變也。及至大陸變色，人心又變，一變再變，如水就下，不可收拾；由青色而灰色，由灰色而深灰色，由深灰而成漆黑，迄至今日，不可聞問，已成黑良心矣！嗚呼！欲挽回劫運，非改正人心不爲功，改正人心，又非佛法不能徹底，所謂心病終須心藥治也，西方國家，迷於物質。爲物質所困，知物質不能解除精神痛苦，物質愈豐，精神愈困，乃改而探討佛學，知佛學爲治精神痛苦對症良藥，佛學在西方，能受人歡迎者，亦在此也。

頃接大成居士來書云：欲以大乘起信論講記，一人發心，獨

印千部，流通問世，索序於余，流通佛法，有利於世道人心，三布施中，法布施最，故叙其始末，知佛法因緣，固不可思議也。以此功德，迴向居士全家，現生增福延壽，消災免難，歷代先亡，早生極樂，並祈人心向善，世界和平，十方法界，轉染成淨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，是爲序。

一九七五年八月

敏智叙於美國佛教會紐約大覺寺

（上接第17頁 淺談看經）

至「如何降伏其心」。這是弟子請法，如來施教的常禮，須菩提請法的時候，先讚頌世尊，也是應有的禮數，不一定要另有特殊的含義。但在古德的註釋中，就不這般簡單了。照講義上說，希有二字，「乃正指般若波羅密而言」。就不是初學能夠理解哪。至於「須菩提因見佛穿衣吃飯等」，忽然「得見諸相非相，卽見如來」等等妙理，才對佛陀讚嘆，進而代衆生請法，這樣的推演，恐怕多少是變了後來宗門的影響，當時不一定有這許多含義。

如果爲了悟理而讀經，最好還是用平常心，不要費太多的精神向玄奧上去推求。佛陀說教，是稱性而談，直心而說，衆生皆當直心而聽，直心而誦，直心求解，不可捨近而求遠。金剛經的要義，在於須菩提的一問，也就是「善男子，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以後就是佛陀針對這一問題的反復開示，我們當用全副精神，從開示中去體解大道，然而佛陀翻來覆去，橫說豎說，種種譬喻，種種較量，無非教人「無住生心」而已，若問無住生心，到底也還有相狀沒有，這就教人沒有開口處了。佛陀雖然嘮嘮叨叨，說得唇焦舌爛，仍沒有道着隻字，所以佛陀自己也說：「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卽爲謗佛。」又說：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其實無住生心一句，仍是多餘，到底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會了麼，不會，請端心正坐，將金剛經去誦讀千萬遍，當可得個入處，不勞費心，自可一通百了。